

郭沫若戲劇選

屈原
蔡文姬

現代文學名著經典

郭沫若戲劇

屈原
蔡文姬

人民文學出版社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聯合出版

人物

三閭大夫屈原——年四十左右。

宋玉——屈原之弟子，年二十左右。

嬋娟——屈原之侍女，年可十六。

上官大夫靳尚——楚懷王之佞臣，年三十以往。

子蘭——楚懷王之稚子，年十六七。

南后鄭袖——子蘭之母，懷王寵姬。年三十以往。

楚懷王——年五十歲。

張儀——秦之丞相，連橫家，年四十以往。

令尹子椒——昏庸老朽之佞臣，年六十左右。

招魂老人——年可七十左右。

阿汪——屈原之老閨人，年可六十左右。

阿黃——屈原之老竈下婢，年可五十餘。

釣者河伯——年可三十左右。

漁父——年可五十左右。

衛士僕夫——年可二十以往。

太卜鄭詹尹——鄭袖之父，年七十以往。

老嫗、更夫各一人。

女官、女史、群眾、衛士、歌舞及奏樂者各若干人。

時間

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

地點

楚國郢都（今湖北江陵縣）。

第一幕

清晨的橘園，暮春，尚有若干殘橘，剩在枝頭。園後為籬柵，有門在正中偏右，園外一片田疇。左前別有園門一道通內室。園中右側有涼亭一，離園地可高數段。亭中有琴桌石凳之類。亭之階段正向左，階上各陳蘭草一盆。階下置一竹帚。園中除橘樹外，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

〔嬋娟年可十六，抱琴由左首出場，置於亭中琴桌上，略加整飭，即由原徑退下。〕

〔屈原年四十左右，着白色便衣，巾幘，亦由左首出場。左手執帛書一卷，在橘林中略作逍遙，時復攀弄殘橘，聞其香韻。最後於不經意之間摘其一枚置於右手掌上把玩。徐徐步上亭階，坐在階之最上段。一時聞橘香韻，一時復舉首四望。有間置橘於階上，展開帛書，乃用古體篆字所寫之《橘頌》。字係紅色。用朱寫成。〕

屈原（徐徐地放聲朗誦。讀時兩手須一舒一卷）

輝煌的橘樹呵，枝葉紛披。

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

綠的葉，白的花，尖銳的刺。

多麼可愛呵，圓滿的果子！

由青而黃，色彩多麼美麗！

內容潔白，芬芳無可比擬。

植根深固，不怕冰雪霧霏。

賦性堅貞，類似仁人志士。

（讀至此中輟，置書膝上，復取橘置掌中把玩，閉目玩味。終復張目，若有意若無意將橘劈為兩半，但無食意，僅祇把玩而已）

〔此時宋玉抱一小黃犬由外園門入，年二十左右，着短衣，頭上挽兩卷鬢。見屈原，即奔至其前。〕

宋玉（立階下）先生，你出來了。

屈原 啊，我正在找你。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宋玉 我把園子打掃了之後，便抱着阿金到外邊去跑了一趟回來。

屈原 那很好，你們年青人有起早的習慣，更能够時時把筋骨勤勞一下，是很好的事。（徐徐將兩半橘子合而為一，一手握橘，一手執書，起立）我爲你寫了一首詩啦，我們到亭子上去坐坐吧。（步入亭中，就琴桌而坐，隨手將橘置於桌上）

〔宋玉隨上，立於左側。〕

屈原 你把阿金放下，念念我這首新詩。（將書卷授宋玉）

〔宋玉將黃犬放下，任其自由動作。屈原開始撫琴。〕

宋玉 （展開書卷前半，默念一次，舉首）先生，你是在贊美橘子啦。

屈原 是的，前半是那樣，後半可就不同了，你再讀下去看。

宋玉 （繼續展讀，發出聲來）

呵，年青的人，你與衆不同。

你志趣堅定，竟與橘樹同風。

你心胸開闊，氣度那麼從容！

你不隨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

你謹慎存心，决不胡思亂想。

你至誠一片，期與日月同光。

我願和你永做個忘年的朋友。

不撓不屈，為真理鬪到盡頭！

你年紀雖小，可以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萬古！

（讀罷有些惶恐，復十分喜悅）先生，你這真是為我寫的嗎？

屈原 是，是為你寫的。（以下在對話中，仍不斷撫琴，時斷時續）

宋玉 我怎麼當得起呢？

屈原 我希望你當得起。（以右手指園中橘樹）你看那些橘子樹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訓呀！它們一點也不驕矜，一點也不怯懦，一點也不懈怠，而且一點也不遷就。（稍停）是的，它們喜歡太陽，它們不怕霜雪。它們那碧綠的葉子，就跟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它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也絲毫不現些兒愁容。時候到了便開花，那花是多麼的香，多麼的潔白呀。時候到了便結實，它們的果實是多麼的圓滿，多麼的富於色彩

的變換呀。由青而黃，由黃而紅，而它們的内部——你看却是這樣的有條理，又純粹而又清白呀。（隨手將劈開了的橘子分示其内部）它們開了花，結了實，任隨你甚麼人都可以欣賞，香味又是怎樣的適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賞，它們并不叫苦，沒有人欣賞，它們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的大公無私。但你要說它們是——萬事隨人意，絲毫也沒有一點骨鯁之氣的嗎？那你是錯了。它們不是那樣的。你先看它們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嗎？（又向橘樹指示）它們是不容許你任意侵犯的。它們生長在這南方，也就愛這南方，你要遷移它們，不是很容易的事。這是一種多麼獨立難犯的精神！你看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榜樣呢？

宋玉 是。經先生這一說，我可感受了極深刻的教訓。先生的意思是說：樹木都能够這樣，難道我們人就不能夠嗎？（思索一會）人是能够的。

屈原 是，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你是一位聰明的孩子。你年紀青青就曉得好學，也還專心，不怕就有好些糊塗的人要引誘你

去跟着他們胡混，你也不大隨波逐流，這是使我很高興的事。（稍停）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够像這橘子樹一樣，獨立不倚，凜冽難犯。要虛心，不要作無益的貪求。要堅持，不要同乎流俗。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要抱着一個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心懷。那你便不會有甚麼過失，而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了。（再停）你能够這樣，我願意永遠和你做一個忘年的朋友。你能够這樣，不怕你年紀還輕，你也盡可以做一般人的師長了。（略停）不過也不要過分的矜持，總要耿直而通情理。但遇到大節臨頭的時候，你却要絲毫也不苟且，不遷就。你要學那位古時候的賢人，餓死在首陽山上的伯夷，就餓死也不要失節。我這些話你是明白的吧？

宋 玉 是，我很明白。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要學先生，先生的學問文章我要學，先生的爲人處世我也要學；不過先生的風度太高，我總是學不像呢。

屈 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你做學生的看得太低，這是很要緊的。我自己其實是很平凡的一個人，不過

我想任何人生來怕都是一樣的平凡吧？要想不平凡，那就靠自己努力。（稍停）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模範懸得高一些；最好是把歷史上成功了的人作爲自己的模範，盡力去追趕他，或者甚至存心去超過他。那樣不斷地努力，一定會有成就的。北方有一位學者顏淵，是孔仲尼的得意門生，我最近聽到他的一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說『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這真是很好的一個教條。我們誰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但他是甚麼呢？不是人嗎？我們自己又是甚麼呢？不也是人嗎？他能够做到那樣了不起的地步，我們難道就做不到嗎？做得到的，做得到的，凡事都在人爲。雨水都還可以把石頭滴穿，繩子都還可以把木頭鋸斷呢！總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不斷地努力纔行。

〔嬋娟抱水瓶入場，至亭下，挹水一尊，捧至琴臺前獻於屈原，俟屈原呷畢，復拾尊荷瓶而下。〕

宋玉 先生的話我是要牢牢記着的。不過我時常感覺到，要學習古

人，苦於不知道從甚麼地方下手。古人已經和我們隔得太遠，他的聲音笑貌已經不能够恢復轉來，我們要學他，應該從甚麼地方學起呢？我時常在先生的身邊，先生的聲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但我存心學先生，學先生，却絲毫也學不像呢。

屈原

（微笑）你要學我的聲音笑貌做甚麼？專學人的聲音笑貌，豈不是個猴子？（起立在亭中徘徊）學習古人是要學習古人的精神，是要學習那種不斷努力的精神。始終要鞭策着自己，總要存心成爲一個好人。（稍停）我們每一個人人生來都是一樣平凡的，而且在我們的身上還隨帶着很多不好的東西。譬如我們每一個人都愛爭強鬪狠，但是又愛貪懶好閑，在這兒便種下了墮落的種子。爭強鬪狠也並不就壞，認真說這倒是學好的動機。因爲你要想比別人強，或者比最強的人更強，那你就應該拼命地努力，實際上做到比別人家更強的地步。要你的本領真正比人強，你纔能够強得過別人，這是毫無問題的。

宋玉是，真是不成問題的。

屈原但是問題却在這兒出現了。能強過別人是很高興的事，但努力却又是吃苦的事，因此便想來取巧，不是自己假充一個強者，虛張聲勢，便是更進一步去陷害別人，陷害比自己更強的人。這就是虛偽，這就是罪惡，這就是墮落！（聲音一度提高之後，再放低下來）人的貪懶好閑的這種根性，便是自己隨身帶來的墮落的陷阱！我們先要盡量地把這種根性除掉，天天拔除它，時時拔除它，毫不容情地拔除它。能够這樣，你的學問自然會進步，你的本領自然會強起來，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會健康了。你說，你苦於無從下手，其實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稍停）當然我們也應該向別人學習，向我們身外的一切學習。我們生來是一無所有，不僅身子是赤條條，心子也是赤條條，隨身帶來的一點好東西，就是——能够學習。我們能够學習，就靠着能够學習，使我們身心兩方逐漸地充實了起來。可以學習的東西，四處都是。譬如我們剛纔講到的那些橘子樹，（向樹林指示）不是我

們很好的老師嗎？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我也是時常把你當成老師的。……

宋玉

（有些惶恐）先生，你這樣說，我怎麼受得起？

屈原

不，我不是在同你客氣。凡是你們年青一輩的人都是我的老師。人在年青的時候，好勝的心強，貪懶的心還沒有固定，因此年青人總是天真活潑，慷慨有爲，沒有多麼大的私心。這正是我所想學習的。（復就座於亭欄上）就拿做詩來講吧，我們年紀大了，閱歷一多了，詩便老了。在謀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辭上，是堂皇了起來，但在着想的新鮮、純粹、素樸上，便把少年時分的情趣失掉了。這是使我時時感覺着發慌的事。在這一點上，仿佛年紀愈老便愈見糟糕。（稍停）所以我盡力地在想向你們年青的人學，盡力地在想向那純真、素樸的老百姓們學，我要盡力保持着我年青時代的新鮮、純粹、素樸。這些話，我對你說過不僅一次，你應該記得的吧？

宋玉

是，我是時常記着的。

屈原

所以有許多人說我的詩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頌』的正

聲，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我在盡量地學老百姓，學小孩子，當然會俗。我在盡量地打破那種『雅頌』之音，當然會放肆。那種『雅頌』之音，古古板板的，讓老百姓和小孩子們聽來，就好像在聽天書。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乾淨了嗎？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自己究竟比你們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時代是受過『典謨訓誥』、『雅頌』之音的熏陶，因此我的文章一時也不容易擺脫那種格調。這就跟奴隸們頭上的烙印一樣，雖然奴隸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終除不掉。到了你們這一代就不同了，你們根本就没有受過烙印，所以你們的詩，徹內徹外，都是自己在作主人。這些地方是使我羨慕你們這一代的。

宋玉 這正是先生的不斷努力、不斷學習的精神，我今天實在領受了最可寶貴的教訓。先生這首《橘頌》是可以給我的吧？

屈原 當然是給你的。我爲你寫的詩，怎麼會不給你？

宋玉（拱手）我實在多謝先生，從今以後我每天清早起來便要朗誦它一遍。

屈原 倒也不必那樣拘泥。就詩論詩的話，實在也并不怎麼好，不過你存心學做好人好了，做到像伯夷那樣啦。

宋玉 多謝先生的指示。但我總想學先生，像伯夷那樣的人我覺得又像古板了一點。殷紂王本來是極殘忍的暴君，爲甚麼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誅鋤了一個暴君，爲甚麼一定要去餓死呢？這點我有些不大了解。

屈原 講起真正的史事上來的話，這裏倒是有問題的。我們到園子裏去走走，一面走，一面和你細談吧。（步下亭階）

〔宋玉隨後。〕

屈原 照真正的史事來講，殷紂王并不是怎樣壞的人。特別是我們楚國人，本來是應該感謝他的。我們楚國，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殷紂王和他的父親帝乙，他們父子兩代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平定了這南方的東南夷，周人便趁着機會強大了起來，終竟乘虛而入，把殷朝滅了。我們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時都受着壓迫，纔逐漸從北方遷移到南方來。北方有個地方叫着楚丘，你應該是知道的吧，那就是我們祖先所在的地方。

了。假使沒有殷紂王的平定東南夷，我們恐怕還找不到地方來安身，我們的祖先怕已經都化爲周人的奴隸了。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自然要把殷紂王說得很壞，造了些莫須有的罪惡來加在他身上，其實他並不是那麼壞的。伯夷要反對周武王，也就是證明了。

宋玉 啊，先生這樣的說法，我真是聞所未聞，真是太新鮮，太有意義了。

屈原 這些古事，本來用不着多管，不過像伯夷那種氣節，實在是值得我們景仰、學習的。他本來是可以做孤竹國的國君的人，但他把那種安富尊榮的地位拋棄了。因爲他明白，在我們人生中還有比做國君更尊貴的東西。假使你根本不像一個人，做了國君又有甚麼榮耀？是，在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的時候，伯夷也盡可以不必死，敷敷衍衍地過活下去，別人也不會說甚麼話。假使他遷就一下，周朝的人也許還會拿些高官厚祿給他。但他知道，那種的高官厚祿、那種的苟且偷生，是比死還要可怕的。所以他寧願餓死，不願失節。這實在